

醫學微言

朱良春著

盧嘉錫題



医 学 微 言

朱 良 春 著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267/18

医 学 微 言

朱 良 春 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崇文区天坛西里10号)

北京市卫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 $\frac{3}{4}$ 印张 279千字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3 000

ISBN 7-117-02510-7/R·2511 定价:18.80元



1956年参加中华医学会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
在北京与同学萧熙(右立者)敬侍
先师章次公先生(中坐者)摄影留念
朱良春谨志

勤求古訓博采眾方
實踐出真知為後學
者楷模

朱良春教授從墨六十周年紀念

呂炳奎敬賀



医门相才
微言大义

为朱良春先生

“医学微言”出版题

诸国年



朱良春中医老專家論著同業

弘揚國粹
造福人民
董建華

長安是大作出版

紅樓夢
新編
第六卷
第六十回
第六十一回
第六十二回

一九五一年秋 鄭文淵敬寫



朱良春先生新著

醫學微言

推古為今出新用

國學叢題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任序

良春朱学兄乃医林名宿，悬壶 60 余载，医术超群，活人无数，蜚声海内外。余与仁兄交往甚笃，颇晓朱兄为人谦诚，治学谨严，博才善思，寓继承于发扬之中，为余所折服者甚夥。其师出名门，治学有本，“抗志以希古人，虚心而师百氏”。学术据临证与理论紧密结合，每多创见。强调从今而不背宗，临床善于游刃于辨证与辨病的有机融合之中，使病、证、症、候、理、法、方、药、调、防诸方面丝丝入扣，融会贯通。朱兄常搜涉医学典籍，采撷单方精华，合之临证亲验，独树一帜于医林，其选方择药之精，善慎构思之巧，临床效验之奇，无不令人仰慕也！

幸哉！喜逢仁兄耋耄之际，垂兄抬爱，示余其 60 余载临证之粹要，集名之曰《医学微言》。洋洋 20 余万字中，显见其著述之文彩、为人之坦诚、用思之巧、论医之深、博学之广，实令余爱不释手，反复研学，启迪尤明。此真乃医学之宝筏、问津之舟楫也！此书一旦付梓，反响必著。余之慨然如斯，即欲无言于此，又能已乎？聊敬数语以慰已，肃然之于君也。

老朽任继学乙亥季秋于言医轩

江 序

良春老兄乃同窗好友也。近半个世纪以来，又常共商有关中医药的振兴与学术进展等问题，相聚甚密。由于他过人的才智、敏捷之思维和勇于开创的精神，成绩卓著。如昔所提出的“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卓越见解以及对虫类药物等的研究成果，誉满杏林，为同仁等所共鉴。今值吾兄八秩寿诞之期，60载医学生涯辛勤耕耘的巨著《医学微言》问世，双喜临门，爰志数语，以示庆贺云耳！

乙亥金秋虞山江育仁于求是居

颜序

南通朱良春医师，当代中医之大家也，以擅用虫类药愈沉疴宿疾而闻名于世。朱氏精通经典，私淑医坛精英张锡纯，古今结合，中西汇通，复得富有革新精神的章次公大家之熏陶，融会贯通，昌而明之，神而化之。80年代初已有专著《虫类药的应用》出版，举虫类药泛治顽症奇疾133种之多，发前人所未发。近年来复在肝肾病、老年病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诸课题方面创新立异，为世所重。朱氏在虫类药上的开发业绩，已成为近代中医药史上的一份珍贵财富。

余与良春兄有同窗之雅，颇多得益。曾联袂偕姜春华教授、马云翔教授等应聘去温州讲学，有幸与老伴刘庆云医师亲聆讲课，其雄才善辩、独抒己见、理论结合实际，的是不凡。宜其多次赴日讲学，为中医走向世界及推进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尝论当今为医之道，发扬须与继承结合，才可维护中医之主体思想。既须多读，尤须多看。疗效是中医之生命，能诊病，要愈病，又要总结经验，著书立说，更要讲课传道，能说善辩，具备能看、能写、能说的三种本领方为良医。门人有难色，请例示范，我举第一位即为朱良春教授，他当之无愧，只是说明景仰之深云尔。

今欣朱兄《医学微言》即将付梓，内容有精辟之医论、创新之科研及珍贵之医籍等等，尽为不可多得之经验，足为后人学习。喜吾道之不孤，乐为之序。

乙亥冬日复圣后裔颜德馨拜撰
于上海铁道大学中医研究室

徐序

喜值朱老 80 寿辰，将从医 60 载学术经验之精华汇刊出版。内容翔实丰富，必将贻益后人，传世千秋。此正“双喜”之举，庆贺之余，书此代序。

老子曰：“人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诲人贵在不断求知。朱老数十载如一日，勤奋好学，且及时笔录、随记，读书必动笔墨。岁月流逝，而其“知”日增。对古今医籍、近代期刊、医学宗师、杂家之著，均勤于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仅于此，对与医学有关之文、史、哲学等等，亦学有心得，抑且记忆力强，故其博学之声望，为国内同道所公认。宜其用之于诊疗，思路广拓，疑难杂证久治未效者，经朱老辨证立方，或以奇兵制胜，或在平中有奇，疗效迅见，活人无数；讲学之际，触类旁通，深入浅出，谈笑风生而令人受益、折服；茶余饭后，侃侃而论，语中有典故，令人喜闻而领首；著书立说，纯由己之体验，纵横古今，阐发颇多。若非博学而勤于临证实践，若非融古达今，根蒂深厚者，焉能如斯。难怪有人称朱老为当今中医界之“奇才”、同道之良师益友，洵不诬也。

朱老不仅是我省中医内科学术带头人，国内著名医家，在学术上贡献卓著，而且善于整理、编纂、介绍前人、近贤之学术经验。尤以所编《章次公医案》一书，对章公毕生经验搜集颇丰，分门别类，所加按语，画龙点睛，令人读之受益增识，真乃继承中兼发扬，道出章公言未尽意之真谛。朱老治学精神于此，亦可见一斑。

本书名之“微言”，足见其求实、谦逊之意。然虽云“微言”，实乃集其数十载医学经验之精华。学而时习之，其益无量，其义弘远。

乙亥之秋学弟徐景藩敬书于江苏省中医院

前　　言

余滥竽医林已 60 载,今岁又虚度 80,蒙诸友好及门人、子女拟为祝寿,深情厚谊,令余心感之至!但余则以为回首既往,碌碌庸庸,殊乏建树,愧疚汗颜,不足言贺也。为不掠诸位之盛意,因检历年来所写理论探讨、实践体会、讲座草稿等汇总一册,名《医学微言》,付之枣梨,或许一二对青年同道有所裨益者,则余心稍安,藉作纪念云耳。于此,敬向既往所有曾培育、支持、合作之领导、老师、亲友,致以诚挚之谢忱!愿倾有生之年,为中医事业之发扬光大,竭尽绵薄,聊尽吾心。

全书 20 余万字,分医论、综录两部分。医论乃从历年所撰医学文稿 140 余篇中选出之 50 篇,为主体部分,可反映余之学术观点与实践体会。综录部分有三:一系近 10 多年来为同道著作所写之序言,可作为对该书之简要评介;二乃门人、子女整理余经验之短文,作为补充;三则为专访之报道,仅选 2 篇,以示客观对余之印象而已。谨对作家朱清泽大校和周文甸主任等,深致谢意。原拟安排医案若干篇,嗣以如选用病案过多,影响篇幅;若选取太少,又难周全,故暂删之,俟全面整理后,另作处理。

稿件既成,交何处出版,当前是一难题。回忆数年前,人民卫生出版社张虹编辑曾向余征稿,由于杂务猬集,迄未践约,即迳函张虹同志试探之,不久获得回音:“接到您的投稿信,很高兴、很荣幸!……像您这样的中医临床大家的经验,我社肯定是要出版的。”如此热情诚恳的答复,太使我激动了!人民卫生出版社不愧是卫生事业的忠诚支持者,弘扬学术的中流砥柱,谨向人民卫生出版社各位同志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承蒙全国人大常委会卢嘉锡副委员长于百忙中赐题书签;吕炳奎校长、诸国本副局长和董建华、邓铁涛、盛国荣三位教授赐予题辞;任继学、江育仁、颜德馨、徐景藩 4 位学兄赐写序言,令拙作

增光生辉，谨致深切谢忱！

文稿整理中，门人及子女朱步先、何绍奇、张肖敏、朱胜华、朱建华、朱琬华、蒋熙、朱又春、陈淑范、朱建平、吴坚、姜兴俊等参予协助；长子晓春、三女敏华、外孙女蓝青等抄眷、打印稿件，附此志念。

朱良春志于南通市起凤园师耆斋 1996年

精勤不倦 微言垂范

——朱良春老师生平及学术思想概述

我的老师朱良春先生已经走过了六十载医学生涯。他过人的才智、丰博的学识为世所称道。他在中医学领域辛勤耕耘，不断地超越自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朱师为江苏丹徒人，后徙居南通市。1934年，为求深造先生赴江苏武进孟河学医，师事马惠卿先生。马师乃御医马培之之裔孙，家学渊源，根基深厚，使先生获益匪浅。孟河在清代名医辈出，费伯雄、马培之诸先生蜚声医坛，名噪大江南北。马师珍藏马培之先生的日记《纪恩录》和手书方笺，先生得而观之，耳濡目染，启迪良多。先生又考入苏州国医专校，抗战开始后转入上海中国医学院学习，1938年毕业后回南通开业。在这段时间里，受章次公先生之亲炙，学问大进。章师所倡导的“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革新精神，求实的治学主张，精切的辨证功夫，对朱师影响很深。

朱师是张仲景所倡导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忠实实践者。上自《内》《难》典籍，下及清代叶、薛、吴、王和近代名家之著述，无不博览。他对《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作过深入的研究，从中领悟辨证论治的思想和方法。他对张景岳《类经》十分推崇，认为斯书彰明经义，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对临床有指导作用。又折服孙一奎《赤水玄珠》，认为其中很多内容富于巧思，体现了辨证论治精神。他很留心前人的医案，认为是医学实践的记录，可窥医家之功力、临证之心法，领略不同时期医家的风格，以资今日之借鉴。例如他对先贤蒋宝素《问斋医案》评价颇高，曾指导我对蒋氏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并特别留意书中所载《椿田医话》的一些效方。

朱师胸襟博大，视野开阔，治学兼收并蓄。他平时注意搜集民间验方，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他的处方不拘一格，常常把一些民

间验方以至刚发掘出来的草药加进去，出奇制胜，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他认为学问应当与时俱进，一贯重视对西医学的学习，力求中西医的逐渐沟通与结合。已故中医学家姜春华先生说他“中西理论湛深”，当为至评。朱师很推崇张锡纯，乐用张氏效方，甚至萌发过撰写《锡纯效方发挥》的念头。我以为朱师的革新精神是与张氏相通的。

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往往皓首难穷究竟。朱师指导后学“泛览”与“精读”相结合，在浏览全貌的基础上，抓住重点，深入理解，由博返约。他治学的座右铭是“每日必有一得”，在诊务繁忙的情况下常读书至深夜，“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择善而从。记得有一次清晨，我去朱师寓所，见他一面埋头读书，一面吃早餐，其神情专注，令人异常感动。

朱师在学术上颇多建树，他在斟酌古今、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从实践出发，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1976年他在一次给我的信中谈到章次公先生时，指出章先生治学“能发挥自由思想，所谓独立思考者也”。我觉得这也是朱师自身治学的真实写照。如果刻板僵化，死抱教条，人云亦云，就谈不上学术的创新与进步。没有学术的进步，就谈不上中医学的繁荣。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华。中医治疗注重辨证，从总体把握人体阴阳失调、邪正斗争的状态。把人本身的阴阳失调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综合分析，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因而历久弥新，是制病的利器。但对微观的“病”的认识，有时不免笼统。如病毒性心肌炎颇类热病之劳倦证，肠癌早期有似慢性痢疾，如不结合辨病，进一步诊察，就会出现误诊，也妨碍辨证论治水平的提高。早在1962年，朱师就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主张，并就此撰写专文，表现了一位临床医家的客观眼光。怎样处理好辨证与辨病之间的关系？他精辟地指出：“辨证是绝对的，辨病是相对的。”对西医已经明确诊断的病，同样需要认真辨证。如果仅辨病不辨证，就会走上“对号入座”的狭路，把活泼的辨证变成僵死的教条，势必毁掉中医学。如朱师曾治一纺织女工，患子宫内膜异位症（异位至肺部），前医曾误诊为肺结核、支气管扩张，迭治乏效。根据月经闭止、每月咯血五六